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武溪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九 集部

武溪集卷四

宋 余靖 撰

論

堯舜非謚論

五帝德規百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馬遷列之為紀釋者云堯舜謚也巽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罔不宗焉愚嘗考世系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粤自遂古聖人

迭興眞淳乍散制度未備尊廬赫胥以前未有氏姓皆以教民之事而名之鑽燧改火則曰燧人穴處巢居則曰有巢是也迨及三皇頗推五勝秉火德者曰炎帝應土運者曰黄帝少昊金天亦襲其故迭觀興廢漸有兵戰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則因其名顓頊與嚳則其名也帝摯帝堯帝舜亦其名也以國言之則顓頊稱高陽氏帝嚳稱高辛氏帝堯稱陶唐氏帝舜稱有虞氏皆以所興之地為國號也帝摯非改姓易代之主故不稱氏

以名言之則顓頊嚳摯堯舜皆名也頊正也嚳極也摯大也堯高也舜華也古雖敦朴知以美字為稱固不疑矣夫謚法者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僻王嗜音酣酒者有之荒禽冒色者有之飾非愎諫者有之剖忠害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為觀行之則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之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當羣臣舉善之初釐降試難之善未顯賓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對

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側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釋者又云受禪成功曰禹豈舜受堯禪而不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為號者多矣仲康太甲之類是也禹之保邦莫非堯舜之制而加以繁文縟禮烏有捨誠歡而就質畧哉若以夏道尚質則禹非夏耶愚謂周公之著謚法也特取堯舜禹湯之名以為訓解將後之下武守文者慕其名而襲其行也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而稱其謚者周道也謚興於周為得彌文之實

漢武不宜稱宗論

創帝基革天命濟率土於塗炭者祖之盛恢聲教同文軌納蒸民於富壽者宗之最存則詠其德没則觀其謚所以叙昭穆於百世之下配禘郊於羣廟之上親雖盡而不毁者祖宗之隆也昔武皇之撫運紹炎漢之重熙拓蠻夷之境則衛青去病之勲立而民疲於干戈矣惑神仙之談則少翁欒大之寵崇而吏煩於祠祀矣悦韓嫣之佞而處以副車則君臣之位失矣信江充之譖而

誅及戾園則父子之恩絶矣舉其大槩何昏如之至于即世之日羣臣加謚曾不為靈若厲而反壯其武廟為世宗虧周公之法敗三王之制當時洪儒碩生如夏侯勝黄次公議其樂章遽抵詔獄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戊武丁皆廢而復興不失舊物然後始謂之宗也周人自文武而下雖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興姬道再盛廟在迭毁亦無異號曁乎漢室高帝以英武特起紲嬰刄籍戴之曰祖斯固宜矣

孝文崇仁義省刑罰弭兵革服節儉而囹圄空虛寓內太平廟稱太宗斯又宜矣孝武雖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惡謚固亦幸矣尊之為宗無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才遠畧高出百王西開夜郎之境東建朝鮮之郡匈奴徙庭甌越請吏脩典禮嚮儒學登封告威而漢之制度於是乎備若如所論不亦過乎曰邦土雖闢兵已黷矣遠夷雖服民已耗矣樂府雖盛雅亦亂矣泰山雖封制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僊可勝道哉末年下

哀痛之詔進莞榷之術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謂漢家雜以霸道愚於武帝觀之曾霸者之不及代廟弗毁後嗣何以觀乎西漢稱宗者四而東漢無復區别至于安桓亦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故著論云

秦論上

前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者地勢便利使之然也所以奉春進計田肯建言著之史牘千古稱善愚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至於秦仲率

以立功克守其業而僻在岐雍諸侯以夷狄畜之穆公之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悉由任賢之勳矣百里奚亡虞之臣也而授以國政孟明奔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引咎自責卒復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公以為憂當其來聘也降千乘之尊接以殊禮坐則曲席食則傳器及其來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抗衡中國矣曁乎即世之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賦以黄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奪其善人故也及

孝公嗣守宗祊七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悉已稱王韓哀趙成亦復强大諸侯力政而周室卑矣孝公增脩穆公之徳寤寐賢者列爵而尊之分土而與之衛鞅以孽公子求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急耕戰法行民便亦以稱覇後世遵用先軌范雎蔡澤離疏釋蹻而取卿相任賢之術速於置郵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幷天下者用此術也且蘇秦反復之臣燕王一聽其言合從山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此思之一賢之

功堅於山河遠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王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於是爲負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讒邪胡亥蔽愚毒痛齊民四海瓦解而宗社墟矣愚嘗以爲亡秦而賊天下者李斯也秦人據形便之國氣淩山東穆公任由余孝公用商鞅而霸業基矣蠶食虎視累世横騖有起翦恬鷔握其兵穰魏睢澤執其政斥地滅敵日加其强李斯始以儒學

西游於秦乃進一六合兼諸侯之說秦人除逐客之令以從其計破縱擅横卒并天下以斯為相且斯以布衣徒步游說數年而取宰相不為不遇也海内既一屬心於斯六國厭戰爭之苦兵待我乎偃秦人困廬井之廢土待我乎闢父子薄耰鋤之異民待我乎教斯學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䏺或戴其君於成康之列躋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反掌耳而乃背戾古始拔本塞源燔棄詩書愚弄黔首絶尺寸之封以孤其勢侈封禪之制以驕

其心築宮彌山川勒銘徧海内戮誹謗禁偶語刑繁令淫國紀隳矣紀綱既隳四國不危者未之有也世子者所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故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根一揺天下必蕩安有著名儲貳而握兵邊徼廢弦誦之大業習鼓旗之末節衣裳顛倒莫甚於兹默而不言焉用彼相及沙丘之變趙高以褻近之資啓亡國之言丞相當於此時正人臣無將之誅以視天下名扶蘇而立之從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嘗險

阻輔以治道可致太平若剗去嚴刑罷遣謫戍民無怨讟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惑趙高之詞越録而拔胡亥小人在位兵徭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邉城骨塡驪山比屋嗸嗸半爲盜賊尚乃建言督責以固恩寵豈不愚哉賊屠三川卒被高譖黄犬之歎得無晚乎使胡亥得位趙高得權皆斯之由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斯之謂乎故曰亡秦而賊天下者斯之罪也卒被五刑非不幸矣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禄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永賊莽乘之盜竊神器漢祚中絶者孝成始之也竊謂漢家之禍不始於孝成盖孝惠源之陳平者決而泄之使其横流不已彌漫于景武宣元之際孝成復敗其隄防而極於昏墊也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之英雄樂推遂正宸極后族吕氏侯者三人奉朝請食租賦而已賞刑大議未嘗及之孝惠即祚植性仁弱吕后殺三趙王

號令自出惠帝不能以新造之漢正亡窮之法定君臣之分專生殺之柄而乃感人彘之酷意不久生自促壽命以成高后之勢不曰孝惠源之乎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彼陳平者用辟彊率爾之辯尊王諸呂分將南北軍中宮稱制以臨天下當是之時向無周勃朱虛之謀齊楚諸侯之兵使祿產體不近下一有羿浞之材則漢之社稷幾為他姓所得矣不曰決而泄之使其橫流不已乎厥後魏其侯以竇后兄子武安侯以

王后異父同母之弟並託肺腑繼為丞相孝武最稱英明而田蚡為相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盖近中宫之勢而用之内積憤懣而宣於言也衛青霍去病雖以軍功取大位然亦因椒房之重孝昭之時上官桀父子霍媪之謀幾傾漢室皆帷廧之親也許史丁傅之家印纍纍綬若若分茅土握符節秉鈞軸乘朱輪華轂而朝者不可勝數不曰瀰漫於景武宣元之際乎漢之鼎所以不移者賴忠賢之士間而持之耳及孝

成之在位也趙氏姊弟專寵賊害皇子王氏五將世權外擅國命故莽因元后之勢席諸父之基肆其姦險以取名器復緣哀平短祚國統三絕張禹師丹之輩諂諛邪佞故取宗室幼稚未能持國者授之以令天下使漢祚中缺者職此之由也不曰敗其隄防而極於昬墊乎西漢之禍於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再造漢室戮新都驅赤眉應四七之

生賞謀臣酬戰功得萬世之利以為胙土錫壤不侈其封域帶河礪山克保其胄嗣因謂高祖創漢基剗秦制封宗子王異姓或連城數十或裂地千里兵足以張其威權賦足以充其嗜欲故韓彭英盧身陷葅醢後世史學罔不推論咸曰高帝之封也地廣力强所以速叛光武之封也國小勢弱所以易寧於是謂高帝之策為非而光武之謀為得愚雖不敏嘗謂不然何則賞元勲誅大憝者法也順世機息民患者時也聖人立法先乎順

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秦并六國蠶食天下尺土寸戈不在他姓一夫奮臂四方瓦解豈封建之罪乎高祖以巴蜀僻左返攻三秦東戰滎陽與項為敵當此之時叛王驕將爭逐秦鹿者衆矣陛下之役子房請捐山東之地以與功臣楚乃可滅夫言捐之者非漢之有也且陳餘於項氏無纖芥之勞環封三縣尚怨項籍況韓彭者名雖君臣勢等隣敵不設重餌其誰肯來豈能以區區侯爵制其去就哉安可比吳鄧輩强

邑數四而已耶及世祖之興也出自宗室翦除凶醜以順制逆以仁抑亂因思漢之民成復漢之業先帝馭臣之與奪得以增損前世建侯之利病得以沿革於是限其土守削其兵衛足以奉其身而酬其勲杜震主之權大使指之臂終能全其首領不陷刑戮者斯亦可制之時矣使高光易地而居勢不可奪禮曰時為大順次之其此之謂乎必若美世祖之權則可矣若又短高帝之失策則非覯時之術也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正襃貶于千古不獨紀歳月辦赴告而已矣三皇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檮杌魯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誥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於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之應豈古史闕畧而後世該備乎盖有司失為史之本意也何也國之

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
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
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政興周人以積德累仁興
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聖且治乎癸以侈奢亡辛以
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
異可不謂昏且亂乎桑榖生朝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
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為害矣魯獲麒麟哀公出
奔漢鳴鳳凰平帝失國此則闇主在上瑞不為美矣仲

尼筆削春秋書日蝕星隕地震山隤蝝生鷁飛之變者非廣乎異聞也盖欲人君責躬修德見災思懼而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無聞焉鶴舞晉庭龍見洊水不由德至斥而弗書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堅推論怪諜其啟國也以斬蛇大澤為受命之符而英雄之畧褻矣其定制度也以龍見成紀為易服之感而古人之象隳矣及乎蔚宗患其失實則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

徵意與其疑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為愈乎今之郡縣
時報祥瑞以為紀事之瑞累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
施於民效易其俗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為畜日遊於
君之宮沼郊藪矣又何用索異傳怪惑天下之耳目哉
茍薦紳者黙而不言則示之後嗣得無懼乎

姚疇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歳月遠近辨朝會同異
而已矣盖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任陽春怒如雷霆予

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行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唐制度最為近古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敢試論之唐之脩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近陛執筆對仗隨而撰録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𤩽建議秉鈞之臣訏謨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記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甄叙矣累代著作之局不復刊修矣𤩽議既行而起居

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跡便踈遠雖延英數刻之對聖人雖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繇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為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録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為已録矣實而不諱為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修是使自司其過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剪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

汝明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用史臣于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註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庭南史氏得以執簡于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目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聲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訣孰諍咸莫之辨也用他人注記為己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如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

如扃鑰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鈎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弼亮之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之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擊軌轂而自序筞畧人猶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貞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册照然可覩者史臣得侍於内朝故也姚璹雖知註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義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哉

三統論

夫王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者葢示民之有初也故三統之義於是彰焉然而先儒論止及三王之世是以夏之寅而黒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得而述也至于堯舜而上則雖仲尼之說亦無聞焉豈非㫖深而意遠乎而漢鄭康成之徒則據此而逆推以為舜與周同堯與商同髙辛氏乃與夏同正朔三而止文質再而復自古而然也非但不經抑亦于帝王之道有所昧焉

嘗試論之夫帝王步驟不同文質亦異三皇正歷歲准
攝提古之爲君因民而治故唐虞以上無變易逮夏后
之繼統也自以德衰不及二帝又知夫時將醨矣必示
之以制度故其沿革頗漸於文是以小正之說尚黑之
義於是著焉然而服色有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紀
之於政令而已故仲尼稱述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
其合於古而得天數也禮因於虞而不言其所損益者
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勝俗又寖弊欲示民

以改作而新其耳目俾知夫令出諸已故有服色之變又以服色之制本象於正朔商人以建丑而易寅新其令也尚白而變黑象其朔也周之尚赤而建子由是興然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之月蓋以君之出令象歲功陽氣之始也足以垂訓於百王文質制度於斯備矣後王雖興制作不出於此也故仲尼曰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其此之謂矣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過三微不可以垂法也斯亦王者之制耳安可及於上古哉且

五帝之書二典存焉其堯之書則曰敬授人時順歷數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此則分至之候正在四仲契古歷而符夏正也又鳥閏建丑之說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審已之德當天心與不爾至於歷數亦不異於堯又曷覩建子之言乎及其制服則曰觀古人之象故山龍日月之數較然可知也又何服色之改乎然則五帝之德淳三王之俗薄德淳則制簡俗薄則政備故三統之義起於三代而自太昊或推

五德之運者盖順天之數也正朔則無所更焉至三王則政有偏矣夫有偏則有弊故後之興者必舉其偏而救其弊也若謂文質可推於上古是則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三正者又何行於帝王之代乎斯見其不然也自秦漢以下服色但依於五勝此又不可推於三王亦明矣康成既已失之而杜佑孔頴達之徒復引為證疑誤後學甚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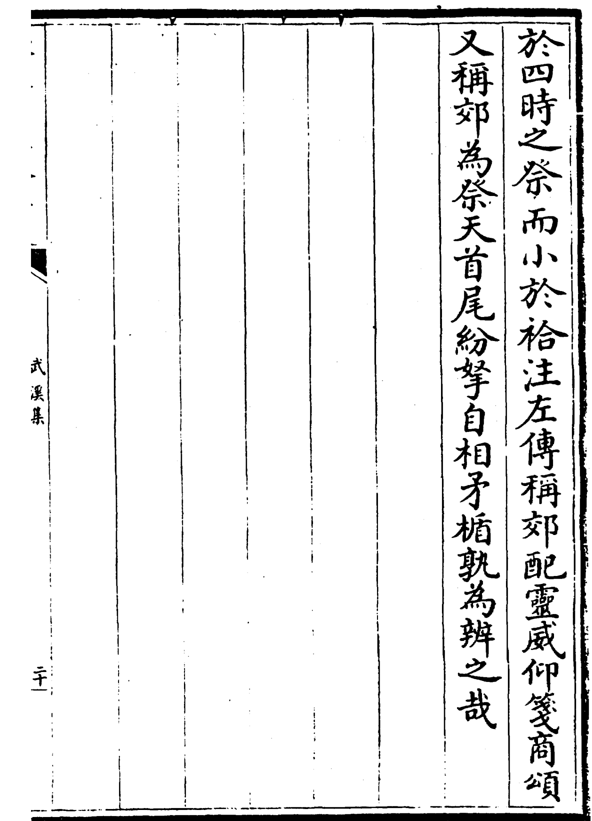
禘郊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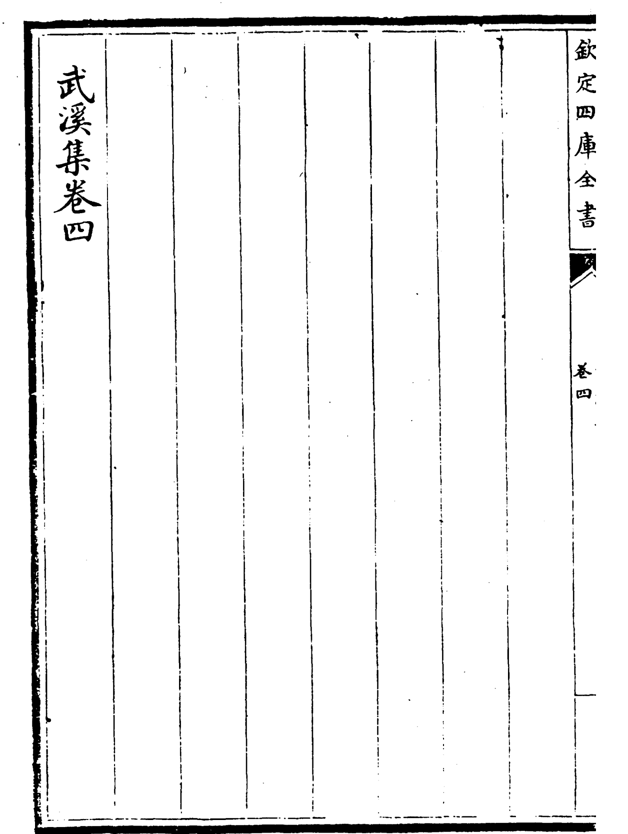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盖欲導前聖之淵源啟後學之鈐鍵也援古有據垂世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國之大典今之禮經以鄭注為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駁雜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云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皆謂祭祀以配食也觀鄭所釋似有未悟嘗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不立廟祧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亦禘黄帝商周禘嚳盖姓氏所出是為逺祖也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止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謂太微五帝遞王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别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於圜丘而祀上帝於南郊唯據緯書以釋經義太微亦為星象昊天亦謂北辰蒼穹之號遂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為二祀斯皆舛謬深

用軫惜何則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所王肅所謂猶王城之内與京師異名而同處也豈可郊丘分為二祀祖宗合為一祭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必尊當為圜丘皆罔研經意肆其臆說耳又以祖宗五帝五神於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衆鄭之此說殊為失旨誤取孝經宗祀之名以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五帝若謂太微五帝耶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為六天矣天尚無二安得有六按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

五精之神不在穹蒼之例若以為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非仲尼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為一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若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毁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反違其㫖惜哉漢承秦滅學之後遂使儒者進無經據康成最為明禮而於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即云祀感生帝解大傳即云祭昊天箋周頌又云大


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注左傳稱郊配靈威仰箋商頌
又稱郊爲祭天首尾紛拏自相矛楯孰爲辨之哉



武溪集卷四

武溪集卷五

宋 余靖 撰

記

大宋平蠻碑

聖宋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在宥之三十一年天宇之内海渚之外氈裘卉服罔不率俾粤五月蠻賊儂智髙寇邕州陷其郛賊虐衣冠驅虜稚艾遂沿鬱江東下所過郡縣素無壁壘倐然寇至吏民棄走因

得焚蕩剽鈔無所畏憚乃攻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大掠其民而去然所存者官舍倉庫而已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矣國家於嶺南不宿重兵故賊起三月而後師集蔣階張忠素號驍將相繼覆沒由是畏懦者望風潰走賊鋒益熾逼連賀毀昭賓再穴于邕矣驛騎繼聞上甚憂之樞密副使狄公青以為將帥之任古難其才若再命偏裨事一不集則二廣之地禍連而不解矣亟自請行天子韙之遂改宣徽南院使荊湖南北路

宣撫使都大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九月拜命
既授禁旅仍啟以舊鎮騎兵荊湖鋭卒從行十二月至
桂林督部伍親金鼓然後兵知節制矣明年正月甲辰
至賓州先是鈐轄陳曙領步兵八千潰于崑崙之關公
推其罪首斬曙及佐吏已下三十一人然後人知賞罰
矣兵將股慄感思用命是月已来引師至邕城一舍賊
悉其徒以逆戰公之行師雖倉卒道途皆有行列賊至
駐先鋒以接之公憑高望撝騎兵以翼焉賊徒大敗追

犇十五里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生擒五百人尸甲如山積于道路僞署將相死者五十七人是夕智高焚營自遁復入于蠻中先是命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内押班石全彬過嶺與廣西經畧使余靖同其經制東西路賊盜故命公督大提舉然孫石賛謀而軍中悉禀公之節制賊之再據邕也農者輟耕商者輟行遠邇惶惶不聊其生及公之拜命也朝野之論中外歡然以方名之才兼機軸之重出翦狂蠻無噍類矣賊

之巢穴曰廣源州交趾之附庸也父為交趾所戮遂棄其州奔南蠻界中淵藪悖慠以僭稱號自名其居曰雲南道又曰南天國再名其年曰景瑞曰啟歷雜名其左右之人自侍中開府已下署之其主謀者黃師宓儂廷俣儂志忠等戰沒於陣未有剪其羽翼而能飛刳其腹心而能全者也故宵遁矣嗚呼智高之謀十餘年間招納亡叛共圖舉事十餘月間連破十二郡所向無前夫豈自知破碎奔走在於頃刻之間乃知名將攻取真自

有體哉二月甲戌改乘輚其月丁亥至桂州詔徙護國軍節度復以樞密副使召仍曲赦嶺南民得休息矣遂磨桂林之崖石以書其勲其詞曰

有宋之大　天覆地載　四海正朔　百蠻冠帶

蠢兹狂冦　起乎徼外　父戮于交　逃死豯界

招納亡命　浸淫邊害　邊臣罔上　習尚以懈

卒陷邕鄣　乘流東邁　志圖全越　肆其蜂蠆

廣城言言　梯衝附焉　攻之五旬　掠民而旋

賊鋒一至　千里無烟　還據于邑　五嶺騷然
天生狄公　輔聖推忠　情存義烈　志嫉頑兇
請纓即路　仗節臨戎　英材鱗集　猛将風從
賊之敢鬬　實惟天誘　来逕于郊　奄喪羣醜
當我摧鋒　易如拉朽　僭補偽署　叢然授首
羽翼既剪　心腹既刳　雖欲自舉　人誰與圖
焚廬而去　回巢以逋　六親不保　曰獻其俘
厥惟邕邉　南國之紀　九洞襟帶　列城唇齒

險固一失　兵糧無峙　庶民蚩蚩　鳥驚獸跂
我公之來　電掃雲開　叛渙斗破　綱領重恢
師戍廟筭　民得春臺　天聲遠振　繄公之材

大宋平蠻京觀誌并序

大宋皇祐四年夏五月廣源州蠻犯邕管陷之乘江流暴漲東陷九城遂至廣州廣人怯戰登陴自固賊得駐兵傅城攻之五旬雲梯土山極肆其巧城堅不能下乃還經途復殘二郡覆四將再入于邕凡害將佐三十餘

貟虜生口萬計牛畜資寶無筭所過焚蕩無餘楚越蕭

然矣朝廷憂之君臣爲之旰食樞密副使狄公青抗章

請行願授成筭上重其誠從之先是命樞密直學士孫

沔入內押班石全彬同本路經畧使余靖經制賊盜命

青以宣徽使都大提舉総其節制明年正月巳未青師

三将兵至邕州歸仁鋪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騎兵

追奔十五里所殺蠻衆二千二百餘人偽署侍郎黄師

宓等腹心将領五十七人死于陣賊首儂智高其夜焚

城自遁詰朝引兵入城俾供奉官賈榮就戰場歛賊尸而殣之為塚于歸仁之南又遣郴縣尉區有鄰聚重傷還城而死并活擒而戮及奔而蹂踐燔灼者復三千二百二十八人為一塚瘞之于城之北二月有詔即其築為京觀乃命立石以誌其伐銘曰

庸臣司邊　率職不虔　盜起其間　蠢爾異類

藏亡納叛　以輔狡煩　窺茲無備　乘虛襲怠

遂肆兇姦　順流而東　列城皆空　嶺表騷然

師徒桓桓　矢勁摧完　天下惻焉　帝命樞臣
握節屬鞬　拯墜綏殘　師行之律　賞罰貴必
其謀乃專　兵家之勢　動靜有制　所擊無堅
吁嗟羣醜　狃於常勝　敢當其前　驅彼犬羊
敵此熊羆　血膏于原　棄甲如山　遺骸亘野
百里腥羶　武功外揚　仁心内憫　念及幽泉
肩髀之瘞　京觀之封　銅柱齊年　天聲遠振
皇澤重宣　永鎮羣蠻

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古之建國者義以制事材以聚人八政之先曰食與貨即山鼓鑄三代而然禹鑄歴山之金以禦水禍湯造莊山之幣以拯旱虐周以金錫之利分隷虞衡唐以郴桂之郡並建鑪冶貨之所産本無定處興造之謀期於便事而已國家平一諸夏寵綏四海開寶興國之際收復江閩因其故區作為泉布時移歲積地産靡常比年已来冶民幾廢焉今天子嗣位之二十七年特詔翰林學

士葉公清臣宋公祁經度山澤之禁以資國用乃僉作
奏曰謹校郡國産銅和市之數惟韶為多而奠處嶺阸
由江淮資本錢以酬其直實為迴遠謂宜即韶置監分
遣金工以往模之歲用銅百萬斤可得成幣三百萬三
分其一以上供餘復市銅幾得二百萬如是則其息無
窮矣詔下其議於廣東于時轉運使直太史傅公某知
韶州比曹副郎欒公某協恭承詔以經厥始郡有故堞
號為西州遺趾高平宛出郛外乃相厥土墨則食焉凡

棟宇之制管庫之嚴詢于故實斷以心匠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錯水鋈離局為二並列闕鑰互有隄防當其中扃控以聽事誰何警察目無逃形其鈆錯之備用薪炭之兼蓄别藏異室布于兩序出内謹密前為大閎治官列署于閎之南羣工屯營于垣之外市材于山市甓于陶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平價而與之金不發帑貲不徭民籍而功用成為屋八百楹最材竹鐵石陶瓬之用一百四十萬惟材木六千資于連山釘口

十萬出自真陽餘悉辦于韶之境而民不知役乃知循良之政誠自有體哉以皇祐冠年龍集己丑三月甲午始築其基而飭其材八月辛酉棟宇完範鎔備物有區工有居九月己亥大合樂以落之董舊巧募新習勗怠勵惰授以程準日課千緡不愆于素初郡之銅山五歲共市七萬前太守潘君一歲市百萬及欒公繼之乃市三百萬明年又差倍之歲運羡銅三百萬以贍嶺北諸治茍非主計者通其神提綱者揚其職守土者宣其力

則何以協規矪模成効之速如是哉且韶被山帶海雜產五金四方之人棄農畝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萬窮則公剽怒則私鬬輕生抵禁亡所忌憚緩其羈紲則鷹摯而陸梁急其銜勒則獸駭而踶齧故境壤雖狹而獄犴寇抄常倍他境必資威肅惠和兼被于物乃成善政覯此圖功賦事精至詳簡則民之受賜其可知矣初以遠方置監議者不一故朝廷有以待之明年四月乃下敕賜名永通時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五月記

海州社稷壇記

古之言社稷者其尊與宗廟等諸侯始封授以茅土歸其國而立社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教民美報也漢制郡縣置社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著于祠令則知郡國雖異而祀事無改春求秋賽未之廢也東海郡社稷舊壇藐在孤山之麓地形險廹儀度草畧素亡壇壝高卑之式絶無畛域外内之限牛羊所踐芻牧弗禁慢神瀆禮闕莫甚焉范陽祖君擇之慶歷戊子由蘭臺丞佩郡

印既下車之三月以為羣神之在祀典者衆矣惟社稷得用籩豆奠贄幣以脩萬民之報而祠所弗嚴何以示教乃相美土改而築之去舊趾五十步得平壤焉廣輪數畝命以官田易之封土為壇陛降有陞襲令據古一本於禮樹以所宜之木敞以門墻奉祠執事者齋有宮侍有次又閱章聖皇帝所頒祭器制度未如制者咸俾新之於是政禮具舉人祇交感風雨以時田穀順成秋八月行事於新壇以報神福民心熙熙覘覘盛儀而樂嘉

應也於戲擇之以通材遠識屈在外補覲其臨民賦政先於典禮得古君子之風焉脩溪祀以求庇者得不愧乎督役者朐山令李良輔云

同遊沕溪石室記

人之跂高慕遠樂在林壑者厥遊不得其勝則無所記焉地之藴靈蓄秀於方域者所賞不遇其人則無所發焉遊賞之會其難乎哉予以分司歸韶之明年江夏黄君子京始宰樂昌其明年以書見遺曰弊邑雖小地多

勝槩泐溪石室宜為稱首元和中番禺從事李文孺嘗誌其遊惜其景出涵暉之右而文不逮於到難故使兹山不甚顯聞於世若迂高車以屛臨之顧去道茀蠟屐以從又明年乃往遊焉其始去縣郛西北平行五里而近西為大山其厚無極東亘高阜積石所成澄溪下流人迹中斷揭溪即阜屬當大窾外若敞扉中如華屋平有度筳之席高逾結棟之隆穹中四注屏舒玉削幽崖婉入如曲房小檻之容斜竇旁通有連甍接廡之勢雲

蒸霧積閉陰闢陽冬漏暖脈夏含淒氣天地炎凉所不能制固仙遊之所宅𡸁棲之嘉致也既而徧覽幽趣庶逢前軌洗塵而視則有陸羽題名墨迹在焉張炬而入則有六祖偃息石牀存焉嗚呼苟非子京奏刀慨慨之暇以奇勝見招何由崎嶇百里一届其域及窺陳迹則古之賢掊寢處為常乃知世稱今人不如古宜哉子京時又招攝尉唐其進士譚其同遊既書名于壁復鑱石以誌之今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三月二十五日記

韶亭記

賢人君子樂夫佳山秀水者盖将寓閒曠之目託高遠之思滌蕩煩紲開納和粹故遠則攀蘿拂雲以躋乎杳冥近則築土飭材以寄乎觀望惟韶山去州治八十里自元精胚胎陽結陰流不知鑪錘者誰獨秀兹境在昔虞舜南狩蒼梧九韶之樂奏于石上山之得名起於是矣國家丕冒海隅擇材綏遠殿省丞潘君伯恭特膺詔選来守嶺阨鋤强構弱有意於古下車朞年人用休息

乃曰山為州鎮厥名尤著自秦開五嶺迄今千載凴軾之使泛舟之賓大麓之下往還如織不知觀矚之地以為山榮豈守土者詳近而畧遠哉遂按郡牒而相之背山東渡五里而近得地曰靈溪即道左建亭而山之竒秀森然在目矣伻来以圖授之矩畫先是賜紫僧法崇者推誠導募衆所欽信嘗於康衢構榭以壯州邦既勤基締將貢𩯭臒太守曰吾以敦朴化人無事於侈可去華就實移其用於兹亭崇曰明使君之言非唯集事

兼存為政之體繇是捨飾畫之浮費市梗梓之美材持畚築運斧斤者子来而樂成矣越再朏魄而亭就則兹山具美纖芥無隱屹者如闕闕者如庱平者如臺呀者如谷向者如闞背者如逃人立鳥跂霞明霧暗碧玉千仞青螺萬疊殊形詭制紛不可名驅鬼投物巧不能備信塵外之絶區也既而請名太守曰亭以山搆而能盡山之美其名韶云歳月日記

湧泉亭記

嶠南溪山之勝曲江稱最然其絶境多在遠郊徙州治以跨二江百餘載矣亭榭池館面髙臨深前刱後續不逾雉堞耳目所詰不為難能尚書外郎杜君挺之之為守也獄無宼私賦役以時事舉條領民用休息近郛勝槩亡不周覽泉濟真水越一長亭得湧泉焉始其出喧闐入杳靄層巒曲澗嵐碧相照澗極崖平泉源在焉横崗屈盤隱若伏獸疏窪為沼泉出石罅大若濤湧細如鼎沸久旱不竭經冬常滿南方瘴暑酷如焚暫息泉

上寒悚毛骨挺之乘閒一来吟酌永日自非嘉賔無預
兹賞傍有精廬因泉得名於是知事僧諶於衆曰古之
君子必觀於水盖有道焉習氏之名千載若存盖有遇
焉令太守適意水石而露坐泉傍雖曠淡自適豈吾人
之所安也乃募金伐材構亭泉心貫之飛梁虹横波際
翼以堂室備賔遊之憩外營碓磑為民事之觀挺之暇
則造焉以滌煩慮既罷郡歸闕且半歲其與後太守潘
伯恭南康倅李仲求共陟泉亭一飯一啜不同於俗皆當

時之事乃書名屋壁以誌其遊後一月又書亭之始以寓仲求請模石而書之因歎曰韶處嶺阨雜產五金四方之民聚而遊手牒訴紛拏稱倍他郡挺之以誠應物庭無留事日自適於山水間乃知為政自有體也斯遊斯景書之其無愧挺之名且伯恭名夙仲求名定慶歷七年五月日記

韶州新脩望京樓記

廣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在楚為邊邑在越為交衢治

城居武水東真水西古名虎溪唐諱虎字曰武境壓騎田大庭二嶺故地最善而名著均之遠官得名城暨善地故其擇守於等夷閱人最賢唐漢之西都也由湘衡而得騎田故武水最要令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便騎田雖乘馹舊途而王官往来太平水道是以風亭水館高臺上舍從在真水不視溪山巧拙而偏診左臂者勢使之然耳令郡守河内常公承命而典城也心樂易而政悉精力先是郡歲課丁夫刺船南海餽鹽數十

萬石俗固緜力而薄産矣又重之以困擾日益窘急而
繁獄訟公之下車適遇主計集賢張公盄之乃諆所以
息民之策斥工巧占名之卒以代之故民釋重負邦事
亦簡人和於下嘉氣應之風雨以時百穀用登政有餘
力而廢墮茲緝惟虎溪浮航之道帶遶闉下鍵閉僅存
而雉堞樓櫓之制弛然莫具前所謂偏診左臂之失也
公因暇日撫睥睨而四顧則山川鬱葱之氣森然滿目
既嘆且喜其久敝而有待乎乃命畚頳土完缺甃飭美材

籍士伍順啟塞之訓以門其下因臨觀之美以臺其上民不瘠公不匱而厥功以成飛軒繚砌以望四野重巒複岫周遭萬形烟顔雨態遠近異色溪流浼浼逗碧洞清鳥聲漁唱出入杳靄君子訪境也皆絶其命名也必古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故臨其西樓曰望京之樓飲醇酒者不忘於獄市褰車帷者能廣其視聽故署其入之門曰通闤之門除道梁川而鄰國先交故標其出之門曰郴陽之門登高懷古而舜祠在望故題其

北臺曰聞韶之臺目與心適心與境遠浩然之氣来棲人身如躡壺中而眄物休也非守臣之賢此景孰為来哉簷廡環合凡二十楹其形勝之遊目觀之美甲於邦域智者創物夫豈徒然又况登陴之際民瘼可詢乘傳而来郊勞為便亦所以輔官成而尊王命也時寳元缺年正月日記

韶州真水館記

真水館者郡守田曹副郎清河張公所建也按地誌真

水出大庾嶺字本從水從貞今朝以音犯廟諱故改為真南與武水合二水回曲而流故名曲江虞舜南巡奏蕭韶於羣石之右故名其山曰韶由是州以山名縣以水名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離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無慮之官嶠南自京都沿汴絶淮由堰道入漕渠泝大江度梅嶺下真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嶺道九十里為馬上之役餘皆篙工楫人之勞全家坐而致萬里故之嶠南雖三道下真

水者十七八焉劉氏之自王也割韶之壤置英雄二州壤雖減而道如故韶於嶺外為劇郡宜矣今上嗣位三改元而得景祐其三年公自潯江郡易地而領是邦政均而易從令約而易乂雨潤霜嚴施之有宜補墜起廢理無遺具先是郡有二館一臨武水曰清輝一據城之東隅曰皇華惟真水之要津則皆亭以居艤舟之次公乃與賓佐謀曰若天子之使諸侯之賓將王命宣民風乘舳艫由真水而至者不授以館則飆牽積饋雖厚不

得盤桓上舍優游山水間地主之禮猶為缺然由是擇境於勝相地於隙取材於羨餘取工於卒徒民不知役而功用畢東瞰真水故即水名之凡一堂一皇二室兩廡以翼于門宿息井樹具焉前構飛閣命曰仁智樂山水之趣也煙齊遠水風生白蘋欄檻千家松蘿四望真仁智之所樂也後之至者有以見清河公求瘼之外又能樂山水之嘉不獨飭厨傳以異上賓盖將使仁智者同此樂云耳時景祐五年歲在豕韋四月日記

韶州新脩州衙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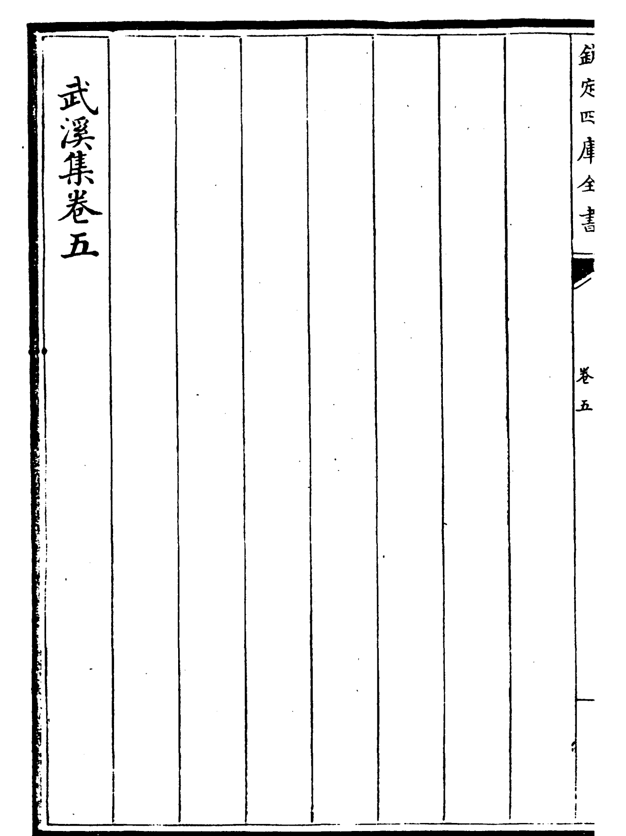
古者諸侯宫室車服各視其命之數故臺門露寢將將耽耽自秦人罷侯漢沿魏襲郡有守州有牧頒條詔專生殺慮其久而固人心必三嵗而易之脩職貢於天子在千里外則遞促其期再朞而易者故州民視刺史如路人刺史視公堂如傳舍民病尚不肯瘵矧肯完葺廨宇耶韶在番禺之北去天子都城三千里而遥故為遠官去留之心不固又可知矣皇上即位之八年以令尚

書外郎太原王君守其土下車之始綱目咸振束縣吏以繩墨制强宗以斧斤威聲一馳境内知禁然後險者傾瘡者平痼者愈魘者醒仆者起眛者明霜清物寒日和春融畏愛所交衣被黔首於是中詔得比内諸侯湍三歲後所請也政成事簡地居衝要築室卑陋人何所瞻不欲視廨舍如前人之視民病也繇是因基搆程用度壯棟梁麗榱桷山有羡材不賦於民官有繕工不興其役煥諸侯之采章謹列郡之儀式挈壺所以授朔樹

戟所以示威乃伉髙門以備其制分争辨訟夙興夜寐外皇中堂各有攸處首徇公也兎穴防姦簡書山積虎符領兵器甲犀利對峙二庫加以層樓謹曝凉也接賢序賓容豆舉觶則有東西小廳地暖春早百卉先媚亭曰探芳疏池釃流一水迴合亭曰環翠射侯之亭曰百中可以觀徳也燕居之亭曰清虚可以頤神也翬飛翼舒不僭不偪城隅一樓景最竒絶東溪北山秀在眉宇落成之日露襲竹栢味飴顆珠圓美可愛亭曰甘露紀

嘉瑞也至於胥史分聯廩儲供上風雨之庇使葺之工
既畢民吏趨走扶伏固請礱石刻文以紀成績星飛一
介見辱嘉命謹按圖經控扼五嶺韶為交衢虞舜南廵
奏樂於此郡有遺跡因山得名漢置曲江縣為南海之
望邑晉立東衡州居湖南之屬城齊梁為始興郡置内
史以涖之偽劉割據析其地建英雄二州故始興之名
移於他部皇朝開國軍事民政咸俾儒臣領之邕容經
畧名存實亡擬於舜韶彼則負矣屑嵓江湘咽喉交廣

地之重也霜露壮均疫癘南盡氣之和也霞駁萬拱雲
蒸千礎罯之廣也合是數美為郡國最不亦善乎君以
天聖庚午自殿中丞領銀菟符朞年之間再增秩至屯
田員外郎則為郡之才之政為萬乘知可見矣明道元
年十一月日記



武溪集卷五

武溪集卷六

宋　余靖　撰

記

潯州新城州學記

桂林之南州郡以十數潯為善地鬱江東注上無氛惡蠻溪獠洞不際其境民之從化豈間然哉國家運期敷佑丕冒嶺海偃革櫜弓七紀于兹亦嘗詔牧守立庠序以崇化厲賢為本而吏喜文法自進故於教育之道缺

然慶歷紀元之七禩京兆杜君應之被詔守土下車三日進謁先聖祠宮既而笏立周視見其庭堂卑隘像設隳剝冕皇服章不中程式瑚簋之制褻雜常用攝齊摳衣居無容席乃喟然歎曰明經進士之科其待賢也久矣州人未嘗預太常之第者盖教之不至也乃大相厥土而營學宮卜郛之東龜則食焉肆命從事刁君紓以董其勞鴟屋衮服正厥王禮配食從祀各列像次為堂乎東尊師教也築宮于西潔齋祀也翼以二序布為校

舍旦坐塾門人知所觀廟學既成明年仲春行釋菜之儀爵㸃俎房壘雲洗海丹縣矩矱一範之禮奠幣飲福仰登俯退相者肄習其容濟濟諸生袍韡陪列終事越翌日經師執帙以正厥位聽徒就席坐立以齒出規入矩啟憤發悱州人觀者知邦君以齊魯周孔之教而為政先與夫束刑名爭尋常以圖進者異矣先是邦之秀士白玘等聚而議曰君之丕訓于我而廣其黌樂育俊民俾邦其昌我不可以不贊其成願以私錢十萬佐官

之費故是役也不發帑金不誅民財而人用休息已事俾以狀來謁記予謂杜君上以宣朝廷嚮學之意下以成州里興賢之本能使遠邦學者異時取名爵於朝當自今始真善教者可記也哉

洪州新置州學記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黨遂所居必有庠序釋菜之奠其來舊矣盖孔子之道萬世師表故黄唐氏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時祀而禮用祭菜夫祭菜

之義本於太學存廟而廢學者禮之失也大江之西處
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為率郡之造秀以文獲仕歲有人
焉固宜興學校以寵其俗景祐改元之明年天水趙槩
叔平以祠曹副郎兼東壁圖書之職来守是邦翦獎摘
蠹樹立羣善和氣被境庭無宿奸乃思本朝一祖二宗
承平八十年垂白耈老不識攻守之器今上復好文以
守成業而學校之風未甚流布殆於守臣之闕請遂露
奏豫章介在江左為支郡凖的援南西二都曁上始封

之國為比即其祠宮頋建黌舍詒從之縣是葺舊模新補敗增卑廣其壖垣峻其廉陛或易椽而朽或築基而營起橈為隆變蔀為豐寢殿奕奕儼然南面龍衮珠旒備乎王章自高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壁而立于堂于廡列像有次考室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皆許游焉仍乞上庠鏤版書以賦其時習給閒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文行之士觀察推官陳肅摠其衆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咸得請焉又俾設色

之工以夏商周車服珪璧梡俎彛甞之器見於經禮者繪之講論之堂使朝夕觀焉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其是之謂乎鳩工於三月庚子告成於八月庚申役用卒徒不勞於民賦以羨材不歛於衆而克成焉噫漢襲秦令以太守領郡而泮宮之制闕焉其或著理効稱循吏大抵謹繩墨挾鉤距尚威刑以束縛人耳能知學校為教民之本者惟文翁唱之於蜀故司馬相如王褒之徒用文章揄揚漢美與三代相照耀於先後者

文翁之力也後人復聲而和者亡幾焉盖學校之益人也緩威刑之取名也速故為政者有所趨焉令叔平以文學舉進士而升鼎科以器識居官途而歷顯仕復能敦大教之本儲詩書而萃英髦以尊聖育賢為事夫其遠大安可量哉與夫儌福於神葢祠廟者異矣又豈知洪人戴之不若文翁之於蜀耶其以上書忤旨貶筠州道出大府目是懿績故為之記云皇宋景祐丙子歲十月日建

饒州新建州學記

漢襲暴秦之餘治定五世乃刋著功令建郡國之學以育雋秀文翁作守巴蜀克變其風比於齊魯𡊮然稱為循吏之首者謹詔令善條教也國家承五朝之季刬借雜僞祖功宗德翺翔四裔今上興葺治本二紀于兹乃詔郡縣立學祥延褒博是歲都官副郎清河張君自南海倅車移守鄱陽舉遺脩要事亡不緝一日集其僚而謀曰今天子思得賢俊基固太平詔啟黌校以廣聲教

郡國當以新書從事庸副上意且古之教者以學校為本卿佐脩之於國父老脩之於鄉旦而里父坐塾上以視民之出暮視其入以最怠者又師氏保氏以德行書射共訓于民鄉之秀者移之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皆學之制也善為政者固當先之矧奉天子之詔乎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幹隳剥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搆也君於是即其基于東湖之壯偏而經營之郡之秀民聞是謀者爭出家以助其費乃命從事之賢曰胡

宗堯屬城之良曰朱琬籍而司之得貲三百五十萬於是令畚築購梗梓利匠器程工力度堂室謹儲峙朱墨之督一本規矩遠枕城闉取乎居國之陽傍睨湖光象乎雍水之半嚴俎豆之習以隆乎禮正師資之位以傳其經萃乎羣賢冑之六藝悉三代之遺則也乙酉仲夏始庀其役越朞年而有成凡為屋百二十楹晝講夜習各有攸居又市美田三頃以賦其日廩仍奏署屬縣宿儒胡寧以為其表率真君子樂育英材之意也移其意

以及於天下其善豈可量哉文翁范倸不得獨擅美於前史矣

雷州新脩郡學記

三王四代質文殊迹圖治之本惟學為先閭有塾堂巷有校室刱於郡國其可廢耶本朝一祖三宗以聖繼聖東落之外威無不讋海寓之内澤無不浸先皇帝頻詔郡縣謹貢條精里選廣生員敞黌舍講經藝崇儒術然而州邑之吏或迷於簿領或急於進取故於承流宣化

有不至者海康郡瀕海之樂郊也地域雖遠風俗頗淳
聖訓涵濡人多嚮學頒條者怠於誘導無乃上格明詔
下章羣望乎殿省丞揭陽林君奕世儒家被服文翰既
奉休命出守是邦樂得材賢而教育之乃援前詔廣學
宮而新之相地考古必就少陽之位春秋釋菜則先聖
先師之像不可不嚴也朝夕講誦則函丈接武之堂不
可不廣也羣翔博習則居處不可不莊也勸勤黜惰則
號令不可不肅也將俾其稽古力行以孝顯其親以道

致其君不徒習威儀考聲病而已矣今天子上紹堯舜之明內脩曾閔之行揔攬權綱旁求俊乂固應馳弓旌空巖穴以收四方秀茂之傑盍闡先王夷易之道也諸生當體賢太守之意以副國家崇學求賢之詒也書來丐詞敢以此規嘉祐八年九月日記

康州重脩文宣王廟記

古者立學必行釋奠之禮天子諸侯皆親臨之周人祀周公魯人祀孔子為先聖自漢已来遂採用魯禮蓋三

王之道備於周堯舜文武之道備於孔子故後世無以易之而加崇焉孔子之教與天子正朔相左右以被四海雖庠序廢興靡常而廟食不絶者教之存焉耳康州在嶠南千里壯人踰嶠而至者率以南方暑濕憂畏疾瘧隕穫于内赴日月以計歸宜乎政之或未暇緝也殿省丞李君仲求被命到郡自以壯年蒙國委用得守土宇不復計遠邇若向之為者凡可以濟當時利後人者罔不營度焉先是郡無黌舍纔建廟室以應令奉祠耳

廟在子城西偏廣不占畝棟幹庳陋不稱明德且郡枕鬱江下流其源數千里其派十數以合而東每春夏積雨流潦瀦滙浸淫毁民廬舍率走高以避江怒擕細擁弱坌入廟下瀆慢神宇非嚴師尊教之意也乃相爽塏去郡東五里而近得紫微宮之故基而鼎新之殿堂門序凡五十楹先聖先師及世所謂十哲者皆扶土為像于殿以致恭七十子而下又設色肖形于廡以存制仍畫博士弟子之位于堂以肄經凡廟學之式叅備焉既

卒工抨圖来京師以謁記屬予有出壃之役而不克書其明年得罪為郡又明年廼閲舊訊而誌之廟之成以慶歴癸未歳董其役者端溪尉王該進士樂其成而来居者百餘人云

興國軍重脩文宣王廟記

孔子抗帝王之法於六經而百世宗之故其血食與學校無窮然教之興衰存乎其時惟至治之代其道乃大在漢四葉始建郡國之學而進儒術在唐六帝乃克用

王禮而尊夫子五代兵革雖祀典不廢羽籥絃頌之音
盖寢矣聖宋在宥七紀于兹今上纂三聖之丕烈綜御
大器息武行文澤浸八荒常以隻日視朝雙日講學問
歲程文擢多士故天下靡然知所嚮焉郡諸侯獨大府
劇部能以營葺釁舍為請率報聞從之餘或專於督獄
賦政而未遑暇朝廷亦置之不問在其自視何如耳興
國軍者本隷武昌以擿山鼓鐵之利遂建軍壁故廟學
草創而不完景祐受冊之明年太原王君以成均博士

知軍事剛斷柔惠敷和於下剔去蠹蝥民懐其生朞年簡肅成政乃謂其僚曰古之善教自學校始家塾黨庠職在鄉老況令領縣立社以有兹土人不知學何以示教先聖先師之祠而不若淫昏之鬼何以示德二者皆為政所當先也惟舊祠在牙城之西風隤雨隙不自撑梧先生弟子居無容席之地歲率常祀俯仰其間實所病焉於是度費飭材以萃百工罷不急之用而用之不瘖於民不割於公而霈然餘力以克有成露寢奕

奕頁陰嚮明龍卷玉璪顒昂其象廡陛嚴峻庭序閎廓凡爵於唐讚於先朝作配從祀及得圖形太學者塑坐繪立咸備其制向之不如制者悉俾新之筵開黌堂以登師儒局列校室以来雋秀是焉者處于東偏又為二庫藏賜書以勗生徒之業櫝禮器以謹春秋之祀是焉者居于西偏學之稽古先乎制度乃案三代車旂器服圖之屋壁使来者觀之煥然在前祀之有齋致其虔恭復築齋于宫之南湖光上照山翠欲滴太虛之庭垢

慮可滌事神誨人之道備矣新宮既就而行禮其中邦人怡然知學校之所以為教也賓僚以書来俾為記將伐石而刻之以永其壽年昔魯人美僖公遵伯禽之法能脩泮宫播在詩頌盖以能脩其宫又脩其化故國人思樂泮水而往觀之禮有飲酒養老之儀兵有受成告克之事咸在泮焉則化民成俗之道捨此宜何先哉王君能尊仲尼無窮之教宣當世所宜之治脩祠宫建學館知為政之本故不敢譲而記

惠州海豐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夫教化之本自學校始學校之興自鄉遂始周人有鄉先生遂大夫分掌其令以謹其習而薦其賢能焉鄉校所建則有皮弁之薦小雅之歌以享先聖先師古之道也自秦人蠶食六國廢周之令詩書之教輕於蟣蝨漢興雜覇學者惟集于長安郡縣之學寢微矣唐室雖欲尊儒而不得其本春秋祭菜專為孔子祠宫已事而遂鬱生荆棘因循其獘以至于今矧令之縣令惟以斷答

杖督賦租為稱職耳其能勸學以警俗者幾何哉吾友譚君初命為海豐民守農畝吏守曹事闔境恬然夜亡犬聲下車朞年政既成矣乃曰習俎豆所以敦風俗興學校所以勵善良嚴祀事所以教肅祇考前計所以辨制度古之建學必居公宮南之左明堂亦學也在國之陽縣雖小亦國也子男之制其可忽哉舊有廟學處之西偏編竹覆葵以為其宮隙雨霾風以昏其像歲二月上丁率諸生祇其常事跼蹐庭下退與諸生謀建新廟

而崇學館諸生聞之願傾私楮以贊其成遂狀其事得請於州徙祠舍於邑之東南隅伐山斂材易葵以瓦冕服玉瑈儀容大備顔子西嚮以為先師十哲坐塑以為從祀丹朱其器以薦乎牢醴堊白其堂以業乎講誦工既畢遣書請詞以識之夫素王之道猶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江海之浸陰陽之變日用於百姓而不知其仁澤及於萬世而不為其私口頌目訾不加損益所以尊而奉之者教之所存焉耳今海壖遠國王化廣被夫子之

道同其汙隆興葺黌舍希風鄒魯此亦政之所存焉耳乃書之以示於後康定二年六月日記

筠州高安縣重脩縣署記

國家以縣令專調選部用人為輕故難理之邑皆命寺監少署丞佐之官以為之長由保任得寺省官者必之兩川以廷謝日為次未之兩川而之他處則為權入大江之西縣不滿五十難理者三十以風波之險獄訟之繁人固畏之而不來其來以權入為資久者或踰年少

者三數月其闕也又三數年民之病所以痼而不瘳者其由是乎為政尚然室屋頹圮其誰顧之哉高安劇邑也籍在難理中皇上以景祐冠年之初高陽許君舉進士登甲科得秘書省校書郎試治兹邑故得久於其政君啓廸中道斵姦搆窮罪之所在雖强必刈志有所守雖威不移吏畏其明而罔欺民信其令而必從滿三歲朝廷嘉其成績就增秩為廷尉平不易其地君之始至也上漏下濕不蔽風雨越二載庭無留事乃議為署以

卜攸寧取材計工皆於農隙踰年而後成民無勞焉翬飛鳥革百堵之興一本於制度晝訪夕脩四時之居各為其區處至於室容宴豆亭張射侯可以序賓可以觀德古君子之事也向使踰年而去則於是署也不暴歛以成之則隳其基必也守宰之不數易觀此可以知政矣署既成俾予記之不敢為讓景祐五年十月日記

楚州鹽城南場公署壁記

國家循漢舊制籠山海之藏以佐經用海濱斥鹵至廣

而民食至急故斂散之權不可不專其法一緩則姦人大賈擅之矣此所謂與奪貧富之柄也淮場負海置鹽亭者州軍五楚海通泰漣水也古曰直今曰場然今尚呼亭竈直户轉贍桐栢以南踰九江及荆衡之郊凡六十餘州最天下之鹽歲入息錢三十五萬萬而淮海之鹽息錢實二十萬萬其富國也博矣故牢盆禁地必擇官以董之自計相及其佐及主計于外者迭舉潔廉幹濟之士以充其選然自建元迄今殆且千稔而尚有遺利者豈廢置不常當官者

末之思乎景祐初太史吳公遵路漕淮南粟兼制置使公事乃奏言楚之鹽城造鹽之場七皆售縣倉亭竈棊列相去且百里掌出納者以倉為主而不出郛郭故私煮盜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傅海七十里命一官督察之俾火伏可見私煮可禁天子是其議可其奏公因舉殿直曹元素莅焉其收果溢舊數秩既滿令三司副使張公存復舉曹君供奉以續其職曹君生貂蟬之族而能以清勤自飭才為人知官無遺事是將復大其家

者也欲書名於署以謹其始且為他時之誌以書来請

遂記之云寶元元年十二月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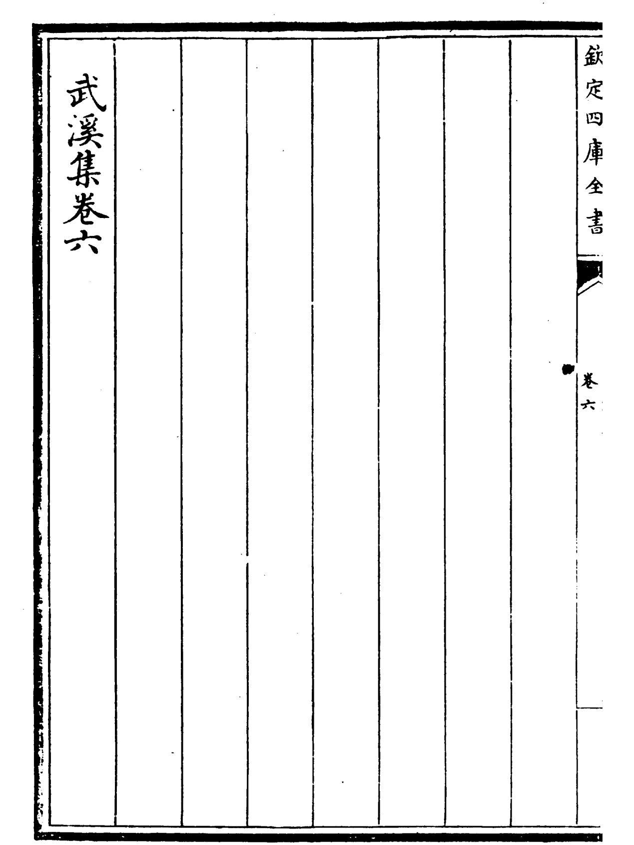
楚州團練推官廳壁記

漢制部從事佐刺史提政綱而舒卷之其編氓勞逸羣吏善否錢刀盈縮獄犴邪正無處朱出墨入咸得婉美其畫白府而損益焉有唐天寶之後宿兵四郊分建元戎以屏王室大者擁旄而制數郡其次持節而顓一州各立監佐輔其條教然郡曹掾不得聞軍謀軍尉於民

事亦如之兼而賛者必求文雅之士為其上賓故叅謀
幕府沿使名而命之山陽楚之東都北繚淮東負海漕
渠貫中天下輻輳者半四達用武之國南走廣陵為大
府故持節者不得制旁郡團練之名得於此矣皇朝命
文吏領州將懲諸侯之専也賓佐之任委於選部累資
計考不由辟召而主禮輕矣先是團練推官受署之館
位得其表接賓容分曹局列廚廄容妻子各有攸處前
居是官者才譾而權不足郡都尉縁隙而豪奪之徙居

河亭才庇風雨近市而囂器焚巢而危孰謂官庭返隘民舍枝梧湫底何以觀政蘭陵蕭君江左之秀由進士擢第再命而佐楚會其人為太守仁賢協賛綱領克振民得和氣軍無怨聲議政之暇謀及居室乃根源前事上白廷中願遷爽塏以正民之瞻視詔可其奏乃擇地於子城之東南隅出帑金市山材興卒徒利工器一毫不取於民間費府緡若干萬考室若干上棟下宇可以避燥濕高閎厚垣可以卜清曠噫世之處官局者茍非因

循卑陋則興役動衆疲勞下民矣今蕭君革因循之弊絕罷勞之役而安厥居愈見其兼濟之能也異時享大名器佐王之國則觀其佐東諸侯之政斯得之矣若乃滐梲輪奐亭圃嘉美本無意於華侈故畧之明道二年五月日記


武溪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録監生臣倪時慶